

王手 著

# 温州小店生意经

只有相信奇迹的人，奇迹才能发生在他身上。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再小的店也比大商场专柜的利润大。  
这里有贴心贴肺的生意经，这里有亮瞎眼的财富故事。  
额外附赠：文学，领悟到世道人心的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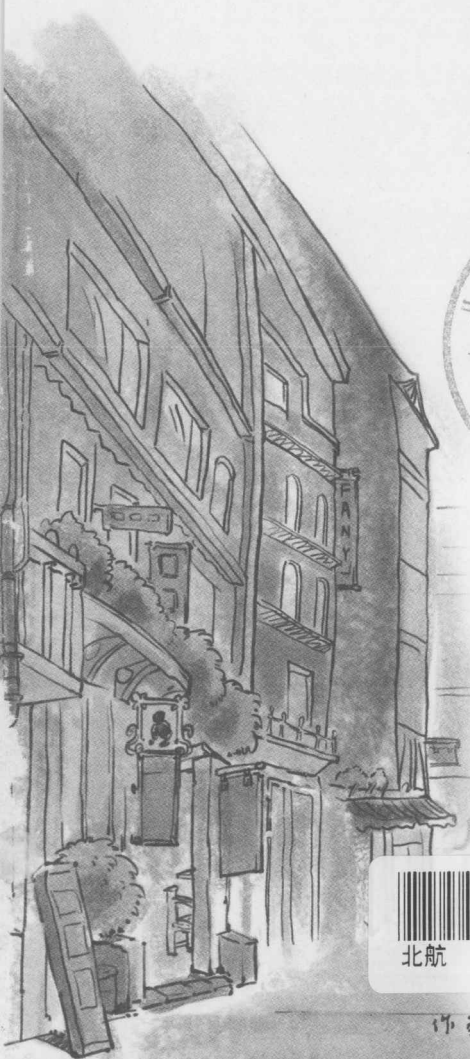


014043013

I247.54  
299

# 温州小店生意经

王手 著



北航

C1729343

作家出版社

I247.54  
299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州小店生意经 / 王手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063-7320-3

I. ①温…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30298号

### 温州小店生意经

---

作 者: 王 手

责任编辑: 盖启天

装帧设计: 布克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mailto: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110千

印 张: 7.25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320-3

定 价: 24.80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生活也需要虚构

我一般只写小说，别的体裁的东西几乎不写，写“非虚构”是第一次，其实算不上创作，只能说是记录而已。我以前有记一些生活小事的习惯，没打算派上什么用场，没想到有些东西是会“发酵”的，这个《温州小店生意经》就是发酵的结果。《人民文学》的编辑曾说我，你写的生意像那么回事。这个一点不假，我不是在编生意，不是为写东西而去体验生意，我透露个秘密，我就是做生意的，做了有整整二十年了，现在还在做。这也是温州人的特色，不满足于做一件事，总想着试试其他的事。就像我，在一个机关谋事，业余写写小说，额外又做一份生意。很有意思。

“非虚构”是《人民文学》早几年推出的一个栏目，我没有研究过它的意义，但我相信推出这个栏目一定有它的道理。至少，它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多种可操作性。现在看来，它抓住了这个点，让人有印象了，也有人响应了，更做出动静来了。我当时只是想凑凑热闹，在写小说的间隙，整理一下自己的记录，换句话说，把局限的纪实写得文学一点，把写不了小说的东西写成非虚构。

我平时写东西很慢，从来没有过一气呵成的时候，我似乎更愿意在一种写的状态里，每天装模作样地说自己在写东西，一个中篇有时候都要磨上大半年。但这部《温州小店生意经》却写得很快，这得益于我的体验和积累。不一直都是我的故事，但一定都是我身边的故事。开始叫“平民生意经”，后来叫“小店生意经”，《人民文学》刊出的时候又加了“温州”两个字，似乎更有噱头了。

我有意把它写得朴素、轻松，所以，标题也写得近乎白话，像“我老婆突然就下岗了”、“下决心自己开个店”、“鸟枪换炮带来的麻烦”、“鞋料生意也要和人打架”等等，就像我们温州民间的“土讲”。我也曾想把它写成连载式的，想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再在什么报上赚点外快，可惜没有人找我做这笔生意。

《温州小店生意经》发表后还是有一些后续效应的，《文艺报》2011中国报告文学“年度综述”《呼应现实与记录历史》里也介绍了它，《人民文学》杂志社还专门编了一本书叫《胆小人日记》，把乔叶的《盖楼记》、李娟的《羊道·冬牧场》、阿乙的《模范青年》及《温州小店生意经》等非虚构作品收在一起，推荐给大家。得“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更是没有想到。我想，评委们也许是看中了它的温州元素，看中了体验的力量，看中了这种老实巴交的写法。我在颁奖典礼上的获奖感言是这样的：我虽然有着优越的生活和稳定的工作，但我对生活的体验一点也没有少，各种各样的生活我

都乐意去尝试，它让我平庸的生命有了色彩，同时也启发了我许多不一样的想象……

感谢作家出版社，又让这《温州小店生意经》延续了一下，要把它做成书，好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它。《温州小店生意经》原发时只有四万字，出版社出书要求十多万字，好在都是自己的事情，都在肚子里藏着，搜一搜都是。我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人民文学》是扶持了它，而出版社是完善和丰富了它。

作为一个写作者，“写温州的东西”这个话题经常会被人问起。领导问这样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不写写温州的名气；朋友们问这样的问题，是他们想看到那些熟悉的人和事。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路子，这也是写作的“规律”之一。有人政治情结浓厚，他就擅长宏大叙事，擅长波澜壮阔的东西。像我都是些小胸怀小情调的，也只能写一些家长里短和狗肚子鸡肠。说起来我还是写了一些温州的芸芸众生的，温州的社会形态，温州的生活特质，我还是熟悉和擅长的，早年林斤澜先生说我的小说有点像浮世绘，这让我思考和探索，也是我愿意为之的，我理解的浮世绘就是风尚和好看。但写作又不是简单地去拷贝生活，那样就狭隘了，就低估了写作这项劳动了。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对体验生活还是热衷和重视的。我原有的生活很有限，我不靠想象写作，不是那种看一张碟片就能杜撰出一部作品的高手，我需要在体验中思考和觉悟，

从而孕育出自己的作品。这几年我虽然很忙，但只要一有空，我便自觉地到生活中去。我的中篇《讨债记》、《乡下姑娘李美凤》，短篇《推销员为什么失踪》、《飞翔的骡子》、《市场人物》、《坐酒席上方的人是谁》，写的都是温州的现象，温州的人和事，都是体验生活后受到的启发，这部《温州小店生意经》则更是。

## 目 录

序言 生活也需要虚构 .....	1
一、我老婆突然就下岗了 .....	1
二、下决心我们自己开个店 .....	15
三、合伙人等不到收获就走了 .....	29
四、讨债逃债是温州经济的特色 .....	42
五、乌枪换炮带来的麻烦 .....	65
六、官司是一把恶狠狠的刀 .....	81
七、鞋料店既像民政局又像劳动局 .....	100
八、鞋料生意也要和人打架 .....	115
九、我起了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	130
十、供应商做的也不全是供应 .....	144
十一、把上帝做成自己的兄弟姐妹 .....	162
十二、生意经和生意都没有关系 .....	179
附录 .....	203



## 一、我老婆突然就下岗了

1994年，我老婆的工厂改制了。改制是个新词，也是个蒙词，其实大家并不太懂。改制？改什么样的制？改成什么制？本来是国营的，现在改成了什么营？是集体营，还是个体营？其实什么营也不是，改制后，这个厂就没有了，就和大家说拜拜了。

1994年，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住在靠近郊区的地方，房子是50平方米；我平时骑自行车去单位，我老婆则要倒三次公交车去上班；我小孩在市区一个小学读四年级，因为不好带，平时都寄养在我母亲家里；我们家的电视是1983年买的，不是东芝，也不是日立，是一个无名小牌奥丽安；洗衣机是半自动的，洗是自动的，弄干要手动的；空调只装在卧室里，是本地的玉兔牌单匹机，开起来室外响，室内也响；生活以外用于娱乐的电器，是朋友装搭的一台“卡拉”机，其实就是一个扬声器，还没有什么混响；电话装不起，初装费就要5000块，我们总不能“裤头都没有穿，雨伞还用布袋装”吧，省省；本来先计划买个BP机的，虽然用起来麻烦，但终归也算是现代化的产品，可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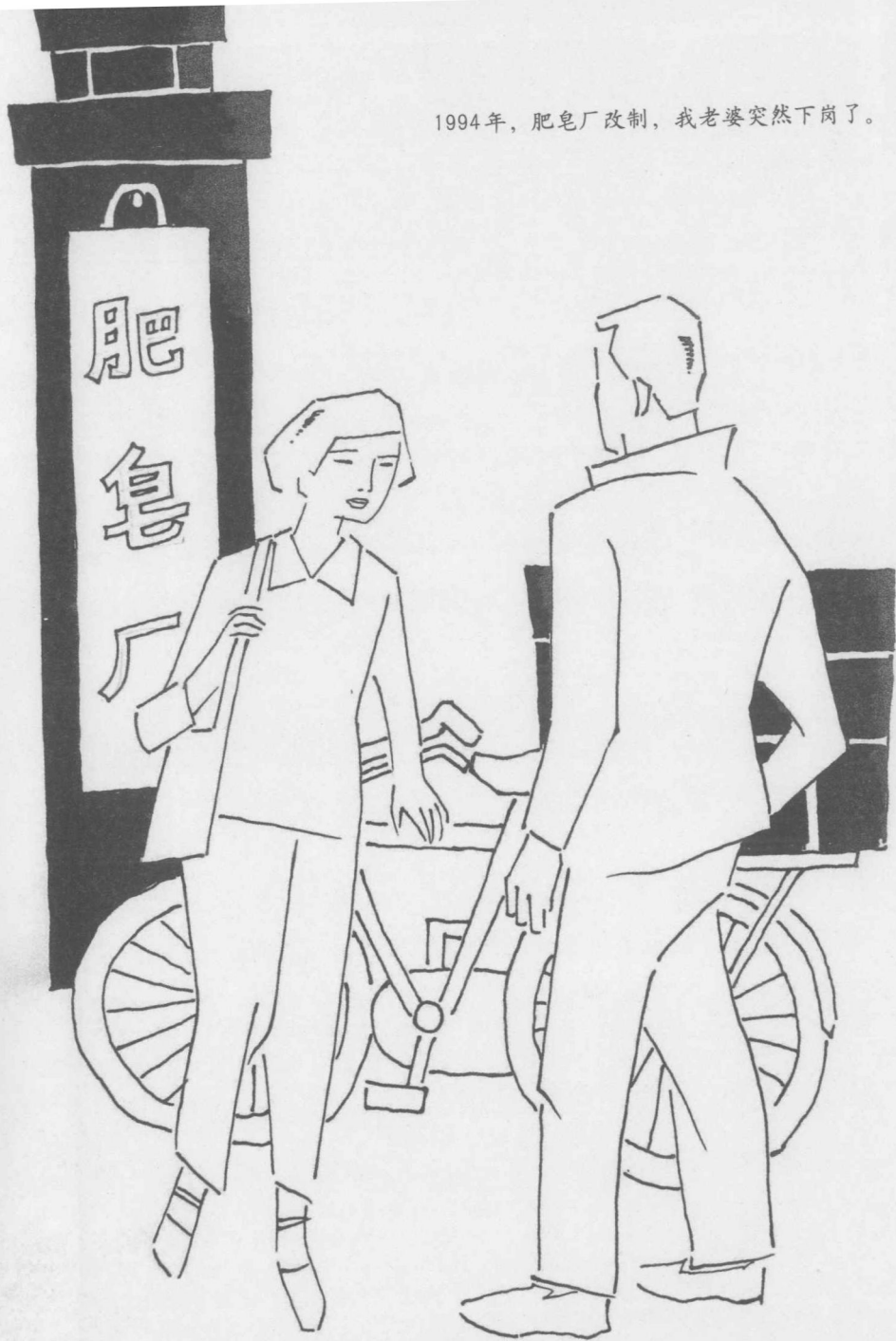
在，随着老婆的下岗，这个设想也要泡汤了。

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工厂有一天会关门的，就是想象力再丰富，我们也只能想到儿子能不能“顶替”，退休工资能不能照常。我们是一直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的，我老婆在国营单位，我在文联机关，按我们温州通俗的说法，我们是最最理想搭配的一对，一个在工厂，实惠；一个在机关，轻松；我们经常会偷偷地羡慕自己，我们的收入虽然不是太多，但它们是细水长流的，四平八稳的。

我老婆的单位叫温州肥皂厂，做洗衣洗裤的肥皂，样子像那种拍人的板砖，但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增产肥皂。在没有洗衣粉、洗洁精、洗涤剂、洗手液的年代，它是很受人青睐的，用途也非常地广泛。在城市，它可以洗脸、洗手、洗澡、洗衣，是消毒去污的必需品。在农村，它更是高档奢侈的最佳用品，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农村的河边，那些埠头石阶上，洗衣的农妇村姑在那里不厌其烦地捶打，肥皂像味精一样涂一点，然后她们要洗涤的衣裤就这样津津有味地被捶上半天。也因此，我老婆厂里的增产肥皂就一直是一种紧俏货，甚至是硬通货。

那些天，老婆派了我许多差使，一趟趟地往返于她的厂里，去运回她的一些东西。她在厂里做会计，有一些书、账簿和杂七杂八的“细软”。她不像一般工人那样那么简单，只需抽走一个身子，就什么也没有了。我问老婆，厂都没有了，人都散光了，你还拿这些东西做什么？老婆说，现在厂

1994年，肥皂厂改制，我老婆突然下岗了。





里混乱，没有人顾得上这些，我先替厂里保管着，等什么时候一旦有用了，我再拿回去。我狡猾地说，这里面有没有厂里的机密？如果有，我们先据为己有，到时候再加个什么码，拿出来要挟一下。老婆说，做人要地道，你不能这样小人好不好，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啊。她的意思是，下岗归下岗，是大势所趋，跟厂里没有关系，跟领导的积怨更没有关系。我老婆是个纯朴的人、细小的人，不像我们在机关的人，平时练就的都是些小心眼和社会世俗伎俩。

老婆在办公室里整理东西，我暂时没轮着事，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他们厂区瞎逛。没有在工厂呆过的人，是不知道工厂的味道的。老婆就经常会跟我说一些工厂的细节：赤条条进出的浴室，几百人吃饭的食堂，抗台抢险的巡逻，三班倒的夜餐，冬天的锅炉房，夏天的酸梅汤……我听来都觉得生机勃勃，非常地有趣。肥皂厂的风景也是别样的：有宽阔的码头，有很大的煤场，有笔直的厂区路，有高高的反应炉，有垒得像山一样的油桶。站在江边的码头上，能看见瓯江对岸耘田的农民、墨绿而连绵的大山、山上的罗浮双塔、像白绸一样一动不动的瀑布。还有那浓郁的油脂味，油脂是做肥皂的原料，多站一会儿，好像身上都会慢慢地黏糊起来。这天，老婆的厂里很乱，每个路口都有聚集的人，他们和我老婆一样都是厂里的工人，都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都在讨论和传递各种消息，他们的脸上一律挂着无奈和茫然，他们这里站站，那里站站，这里听听，那里听

听，我也跟着他们走来走去，肚子很快就饿慌了……这天，我用自行车把老婆的许多东西驮回来，同时也驮回了老婆灰暗和糟糕的情绪。

在过去，我老婆算是一个活络的人，她会经常弄些肥皂给我们家附近的小卖部卖。她在厂里当会计，有职位之便可以假公济私，说是什么单位需要，其实都是自己另有安排。一箱增产肥皂，厂里拿出来四十八块，给小卖部六十块，不动声色地赚了个差价。在思想还比较保守的当时，在路数还不是很多的以前，她能有这样的心思，有另外一条活水注入到我们的生活里来，已经算很超前了。

现在，这条路眼看就要被切断了。那些天，我老婆在厂里一定是落油锅一样。回到家还是恍恍惚惚的，和她说话，好像没和她说一样，有一搭没一搭的；饭吃着吃着，也会突然地停住，像是咽下了一块石头；喝水也会无端地呛着，像喝了很多的酒，趴着就吐起来；思想更像是一条开小差的狗，跑着跑着又折了回来。有时候刚从外面回家又说有事再出去一下。也不知去了哪里，回来时魂魄明显还落在外面。生活的规律也一下被打得七零八落，早上莫名其妙地起得早了，衣服也不常换了，垃圾堆得到处都是，饭也开得不正常了，烧开水好几次把壶给烧漏了。最能检阅人身体和心绪的做爱，也被搁置了起来，好像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回事。有时候在床上，忍不住拿手探了探，或做了很好的铺垫，到了要具体实施时，要么被坚决地拿开了手，要么被白眼瞪一下，

好像在说，你还真好意思！这时候了你还想这个！我只得乖乖地抽回了身，像被冷水冲了澡，似乎一坚持就是虐待，实施一下就是流氓。

那段时间，我其实也是特别老实的，像犯了最难听的作风错误。我调到文联的时间不是很长，按理说我应该表现得积极一点，没事也应该待在单位。但那些天我都早早地回家了。我们领导是个极其幽默的人，说，你最近是不是来例假啦？我讪讪地说，比例假还要麻烦，是流产了。

要是往常，我回家的途中都会开个小差，因为我老婆倒车回家一般都会比我晚一点点，我会先拐到别的地方去玩一玩，会展中心的羽球馆是我们经常会去的地方。那里有几个老朋友，还有几个市里领导，每天下班，我都会径直地奔那里去。现在的领导越来越喜欢锻炼了，我们就投其所好，陪他们练练，让他们高兴，就好像《水浒》里的高逑。但那些天，我不去羽球馆改去菜场了。

我要买老婆最喜欢的菜，买吃得爽口的菜，烧得也要比往日认真一点，用力一点，目的只有一个，伺候好老婆，让她安心。就是这样，她吃饭的时候也会无端地挑剔，说这个淡了，那个咸了，说又不是逢年过节，买那么多菜干什么？我知道她是心情不好才这么说的，我只是看看她，不和她抬杠。等她心里稍稍平和一点再和她讲讲道理，说天塌大家死，不是你一个人运背；说树倒猢狲散，你一个人抱着树哭，也是孤独的；说这是时代进程中出现的事物，是必定要

发生的，就看你怎么去理解和面对了；说我们是怀念毛泽东呢，还是要抱怨邓小平？怀念毛泽东，我们就这样穷下去；抱怨邓小平，我们就看着别人进步，我们继续落后？她听着听着也惨淡地笑了。

其实，我老婆也不是那种“石板一块”的人。她还在上班的时候就已经在外面兼会计了，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赚点外快。开始是一个厂，后来是两三个厂。在温州，要想维持生计，要想稍稍地宽裕，总得动动脑筋，总得手脚勤快，停滞是没有办法的。她兼职的单位有个体的，有事业的，也有股份制的，说起来收入可以，就是人忙点，做着做着就面黄肌瘦了。我开始不明白这里面的奥妙，心想，她只是做做会计嘛，又不是挑担拉车，怎么这么吃力啊？后来才知道，她思想里背的包袱太多，像下雨天担稻草，越担越重。温州的小厂一般都是有两本账的，一本是明的，是假的，是应付检查的；一本是暗的，是真的，是给老板自己看的。换句话说，小厂要是老老实实的，不做点手脚，就只好空忙赚吆喝了。因此，小厂在招募会计时都会问，会做假账吗？不会做？那就不好意思啦，那就请你另谋高就吧。老婆是国营大厂的会计，经手的项目纷杂繁复，过眼的资产百万千万，她要是使一点“小伎俩”，做做假账，那太小菜一碟了。但老婆是个认真的人，尤其对会计专业，觉得原则如山。她曾经说，我一做假账就有一种犯罪感，心就怦怦乱跳。可见，类似和杜十娘那样的人



也是有的。自然，老婆的会计生意也就越兼越少，穷途末路了。

老婆最后一个兼职的公司叫嘉利龙，乍一听让人一头雾水，不知道是个什么机构，其实是做竹木器具的，做饭掌、水勺、笔筒、扇骨，产品倒是精致，就是没用。民以食为天，企业以产品为天，一个公司，做着这些不易损坏的东西、难以消耗的东西，不倒闭才怪呢。也就是说，我老婆最后一个外快很快也没有了。

现在我知道了，我老婆的工厂为什么要改制了，道理很简单，和嘉利龙公司有点像，洗衣机普及了，肥皂用得就少了，而奥妙、雕牌、纳爱斯、联合利华等等铺天盖地地崛起，等于是最后一刀，直接要命。这些企业，投资一砸就是几个亿，没有像老厂那样的沉重包袱，一切都是全新的，肥皂厂和增产肥皂，就像被逼进了死胡同，就不得不缴枪投降了。

温州一直以来有一句很牛的话——不找市长找市场。说的是下岗工人不等不靠，自谋出路。这是很片面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市场环境不好怎么办？没有合适的市场怎么办？没有能力涉足市场怎么办？还有其他因素呢？所以，贸然高调地找市场，肯定是不懂市场规律的。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个情形：东北的一家国营商场改制，要在人事上做些调整，新接手的老板还算不错的，要每个老员工出资五千，算投资入股，还可以优先聘用。这不是挺好嘛，但那些